3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三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思皇周應選　天虞金階升

商　輅 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正統九年狀元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傅謚文毅公

邊務 全

題爲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貪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新撥各處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家室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

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
前巧立名色占惜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
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
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
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
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
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

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
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
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
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
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
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即目守
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
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

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

今但講練
無不講衣
食可哂

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急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

軍士有誤　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内人民未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檢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計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

羣相知邊是第一義

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　陛下决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岳　正字季方別號蒙泉順天漷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常謚文肅

正統己巳曆議　全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夫乃不揺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揺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曆爲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通篇主意收結在此

收言極矣而忠悃藹然古今第一奏疏

章綸 初名崙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官拜吏部侍郎贈尚書謚恭毅

養聖躬 全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惟 皇上一身乃天地 宗廟 社

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
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
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
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
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
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
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
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

上思　天地　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
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
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皇一動一靜
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後
世不可得而掩也

勤論政　全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
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

父子相親于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于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于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于　勑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于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于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悼孝義全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于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

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朝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毋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

此言迫婉相國司馬何不一言

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彌而胡虜不足平矣

田役不均由斥籍不清其弊皆緣里書得賄恣其詭譎以至民受其害上人不可不

唐龍

均田役疏　全

大清國有幾善政如革去糧長畜收官完與丈糧均田均役無漏糧漏役等弊只百世不易之法也

切照　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收糧均而民不稱病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洒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

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囤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冊不過紙上之揑在戶允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絶令里長里長逃絶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絶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刼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鬬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吊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併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於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

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姦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詭田糧量弊深者挨田丈糧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糧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實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併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償運糧儲疏 全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運把總尤漕運要宜裒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切以湖廣都司所

三事皆爲經久之慮可漕計者不可不究心焉

仁者之言

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恠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屈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二

造以一千一十三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運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

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懵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可不敗運總寓皷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

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有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鹽利爲邊需計竟爲勢要窩鹽計使商不通而邊計告匱則勢要乃國蠹也朝廷奈何不早爲之計耶

陸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 全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涖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

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絶塞輸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戸部給引派塲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況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僭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掇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絶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

竈丁爲總催侵欺又爲勢要煎

端有二焉其一竈丁苦于兼并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

肉其貧困誠可憐憫

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于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

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塲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適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中間陳說武備廢弛種種弊源切中肯綮有忘邊防者不可不究心焉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贈太師謚端肅公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爲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有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

國初甚重軍士後世役之賤之國威安得振乎

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忘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四十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太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可爲寒心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擦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支全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趂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況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

得人尤爲要着得人則餘敏精練軍馬可足甲兵可利何難伸威境外

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凉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

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克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

這何消說

之不侔矧鞍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蘖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

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而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議事愷切
大祁黃閣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肅公

與彭學士書 全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脂韋媕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

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
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
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
而未知所以救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
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
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
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
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
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
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
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
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國勢之強弱而觀其
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之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
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
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
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

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俗頹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今月試觀治歟否歟在庭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

誼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考析甚核是備禮疏

黃潤玉

郊社議 全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

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秦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祭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祇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

郊天而并祭地地統于天之義也

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